

金吾卫系列

金吾卫

之
风起金陵

神秘禁卫破解历史惊天秘术与谜案

庙堂、江湖、禁军、隐士，无人能独善其身……

柳三笑 著

Liu Sanxiao

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

金吾卫系列

金吾卫

之风起金陵

柳三笑
Liu Sanxiao

著



中国出版集团
现代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金吾卫之风起金陵 / 柳三笑著. —北京: 现代出版社,
2017.10

ISBN 978-7-5143-4965-8

I. ①金… II. ①柳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65673 号

金吾卫之风起金陵

作 者: 柳三笑

责任编辑: 袁子茵

出版发行: 现代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

邮政编码: 100011

电 话: 010-64267325 64245264 (传真)

网 址: www.1980xd.com

电子邮箱: xiandai@vip.sina.com

印 刷: 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mm×1000mm 1/16 印 张: 19.25

版 次: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: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字 数: 314 千

书 号: ISBN 978-7-5143-4965-8

定 价: 43.80 元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

金吾卫

之风起金陵
目录

- | |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第一章 | 惊天秘术 / 001 | 第十六章 | 救人 / 098 |
| 第二章 | 饕虫 / 007 | 第十七章 | 痴情女 / 105 |
| 第三章 | 幻象师 / 015 | 第十八章 | 拨草寻痕 / 111 |
| 第四章 | 第一考 / 022 | 第十九章 | 六相司 / 118 |
| 第五章 | 观水秘术 / 030 | 第二十章 | 暗风水 / 123 |
| 第六章 | 偷梁换柱 / 035 | 第二十一章 | 蜀西剑客 / 128 |
| 第七章 | 惊艳登场 / 043 | 第二十二章 | 风物榜 / 134 |
| 第八章 | 烛龙戒 / 049 | 第二十三章 | 金雀堂纸 / 139 |
| 第九章 | 獬豸藏锋 / 055 | 第二十四章 | 神乐观 / 144 |
| 第十章 | 六合魔术 / 061 | 第二十五章 | 七煞 / 150 |
| 第十一章 | 初入金吾 / 070 | 第二十六章 | 看戏解戏 / 156 |
| 第十二章 | 螭龙水炮 / 075 | 第二十七章 | 神仙索 / 162 |
| 第十三章 | 阴兵借道 / 080 | 第二十八章 | 破解机密 / 167 |
| 第十四章 | 再遇荆一飞 / 086 | 第二十九章 | 大闹辟火司 / 175 |
| 第十五章 | 天降雷火 / 092 | 第三十章 | 金吾令 / 180 |

第三十一章 湖中奇阵 / 185

第三十二章 七神杀 / 190

第三十三章 驱鱼术 / 195

第三十四章 设法脱困 / 200

第三十五章 七名杀手 / 205

第三十六章 新的麻烦 / 210

第三十七章 演武大会 / 215

第三十八章 生死相搏 / 220

第三十九章 是胜是败 / 225

第四十章 再遇十剑生 / 230

第四十一章 观测天象 / 236

第四十二章 往事历历 / 243

第四十三章 皇上驾到 / 248

第四十四章 晴空霹雳 / 253

第四十五章 诡异冥蛾 / 257

第四十六章 雷火的秘密 / 263

第四十七章 鱼跃花涧 / 269

第四十八章 局势扭转 / 274

第四十九章 大剑师 / 280

第五十章 两卫合查 / 285

第五十一章 好圣孙 / 290

第五十二章 六脉的秘密 / 296

第一章 惊天秘术

建文四年，六月。

暮色渐渐笼罩四野，残血一般的夕阳即将坠落在南京城的尽头，落日的余晖将原本青褐色的城墙染成一片赤红。

燕王朱棣的大军横渡长江，一路直逼南京城下。金川、神策、定淮等城外早已齐齐列阵了十几万身披铁甲的将士，这是靖难之役的最后一战，朱棣和朱允炆二人的恩怨将在此彻底画上一个句号。

眼下，朱允炆闭门不出，犹如困兽无处可逃。

但朱棣很清楚，此番想要破城容易，杀人逼宫就难了。众目睽睽之下，若他亲自下令攻城诛杀朱允炆，难免要背上弑君杀亲的罪名，这不是他想要的；若是不杀，朱允炆不肯让位，他的拥趸众多，这场面自己也很难处理。

朱棣面色严峻，问一旁的道衍：“军师，此番该如何处置？”

道衍俯首道：“燕王莫急，属下自有安排，一个时辰后，请燕王看城内火光行事。”

皇城内，七名黑衣人趁着夜色行动如风，一路疾行直奔奉天大殿而去，皇宫内数千名禁军侍卫竟然不能觉察分毫。

而奉天殿内，朱允炆早已焦头烂额。是退是进？是拼死抵抗，或是甘心禅让，还是逃之夭夭？他一向优柔寡断，到了此刻更是难以决断。朱允炆的身边还剩下二十余人，皆是他亲信，这其中又有六名是最特别的，分别是教授杨应能，监察御使叶希贤、金吾卫指挥使岳松、驸马都尉梅殷、翰林院编修程济，以及少监王钺。

这六个人虽然年龄职务各有高低，但在危难关头，却只有一个共同的称谓，那就是建文帝最后的死侍——天章六侍。

天章六侍是一个极为秘密的组织，一生隐藏死侍的身份只为了暗中保护好

朱允炆。这六侍各有所长，杨应能主计谋设局，叶希贤善易容伪装，岳松武艺高强，梅殷懂机甲之术，程济观星占卜，王钺则擅长秘术，六人都是不世出的偏门奇才。然而偏门之才不可治世，只能乱世之中取巧保命，所以不到关键时刻绝不轻易显露。

此刻，六人集结，显然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了。

是杀出一条血路，还是百丈之外取下朱棣的首级，皆由朱允炆一句话来定夺，奈何朱允炆始终念及叔侄情分，下不了狠心。还是一直跟随朱允炆的杨应能最了解他，此时就算杀了朱棣又有何用，朱棣的三个儿子朱高炽、朱高煦、朱高燧皆不是善辈，今时今日这一仗已是输得彻彻底底了。

他低声劝道：“皇上，大势已去，不如早点离去吧。”

叶希贤也道：“皇上，千金散尽还复来，只要留得性命，日后必可卷土重来！”

其他人也跪地高喝：“我等誓死追随皇上，宁死不降！”

在众人声声劝阻下，朱允炆终于下定决心离开这生活了二十多年的皇宫，就在这时大殿外突然传来一阵冷笑：“皇上做事如此优柔寡断，自己性命尚且不能决断，又如何能决断天下人的性命？不如趁早让位的好！”

七个黑色身影显露在大殿门口，他们的身后是一条尸骨铺就的血路，数百名禁军早已丧生在他们的刀剑下。七个人，居中的人戴着高高的帽子，两侧六人分别持刀、剑、斧、矛、短刃和长弓。

“你们是谁？想干什么？！”

戴高帽的黑衣人凌空踏步而入，好似地狱中走来的黑无常，高声道：“我等自然是来送皇上最后一程！”

各侍卫眯眼细看才发现，这黑衣人的脚下有一条极细的黑色丝线，丝线在外面绵连不绝，似乎已将整个奉天殿都紧紧包裹起来。若是在半空中俯瞰，会发现这丝线已经围着大殿结成了一个阴阳法阵，很显然这些人是有备而来，要让大殿里的人全都葬身于此！

朱棣顾及声誉不敢明着杀朱允炆，但暗中刺杀却是最好。两军对垒，朱允炆慌乱之中丧身皇宫，这是意外，更是天意，可就怪不得他朱棣了。

七名黑衣人都是道衍遴选出的一等一高手，日后他们在朝廷之内皆是身居各处要职，只是此刻都是不知姓名的杀手！杀人不眨眼的超一流杀手！

朱允炆的六侍里也有岳松、梅殷这样的高手，只可惜梅殷早已受伤，唯有岳松一人奋力抗击。岳松师出名门，练的是分金掌，双掌锐利如刀，可分金断玉，几乎任何兵器与之相碰都会折断在他双掌之下。

杀手围将过来，岳松拨动双掌，一步一杀，所及之处不论是长刀短刃均被其一一击断。持弓的杀手突然引弓，一支凤羽箭带着刺耳的清啸声如流星般飞来，岳松正想要劈断这利箭，却不想利箭当空炸裂，直接化作了九支分箭从不同的角度飞梭而来，这一招正是这人的绝技，风动九霄！

这一变招又快又疾，九支箭的方向、速度、威力都不一样，就算是超一流的高手都难免要被乱箭穿心，但不想这岳松当真了得，他飞舞双掌，整个人突然如陀螺般高速旋转起来，九支凤羽箭的箭头不偏不倚均被一一斩落。

梅殷正要赞叹岳松神技无双，另一名黑衣剑客就飞身而出，这人用的是七把又长又软的细剑，名曰“七决剑”！七柄细剑首尾经过雷火淬炼，互有吸引力，一剑挥出，长剑首尾相连，如长鞭蜿蜒，又像流星飞梭，所到之处，皆是血肉飞舞，无往不利！

岳松一见此剑，不禁神色大变，因为他的分金掌是以刚克刚之力，而这七决剑软韧如鞭，正是他的克星，分金掌频频使出，数次点住长剑却始终劈不断，反而是软剑借力打力，刺得岳松浑身伤痕累累。他深知自己不能退敌，唯有大叫道：“快掩护皇上离开！”

其他人带着朱允炆正欲逃走，突然为首的尖帽黑衣人像巨鹰一样掠来，阴沉道：“皇上想往何处去？”

众人惊恐道：“大胆逆贼！想做什么？！”

尖帽黑衣人道：“自然是请皇上长眠于此！”他袖子一扬，突然一阵黑色的粉末从袖口中狂喷而出，这粉末如烟似雾，金灿灿的雕龙楠柱触之即暗，显然粉末具有极强的腐蚀性。他再一伸手，黑粉如同黑龙一样冲破大殿狂卷而起，所有人都吓得往后躲避三尺，黑衣人大喝了一声：“燃！”

星星点点的火光从黑烟之中冒了出来，而后整个烟柱迅速转为火柱，大殿轰隆一声燃烧起来，火焰像火龙一样直奔天际！壮观又恐怖！

黑衣人哈哈笑道：“皇上见自己大势已去，选择自焚而亡，这便是我替皇上安排的历史结局，不知诸位觉得得意下如何？”

这黑衣人不但要杀朱允炆，还要篡改历史，杀人诛心，胆大如斯！他原以

为朱允炆一众会恼羞成怒，但不想一旁的谋师杨应能冷笑道：“我等早已料到燕王会下此狠手，火攻确实是最好最歹毒的办法，不过皇上乃是真龙岂会惧火，你这大火可是助了我等一臂之力。”

黑衣人眉峰微微一抖，已觉察出些许不安的气息。

果然，前方的程济突然双袖一舞，只见双掌之间突然出现一个巨大的八卦，八卦旋转，四处隐隐有砖石机括转动的声音，而后只见所有的砖石、楠柱、铜灯、案桌开始扭曲变形。

黑衣人大惊，正欲带领杀手上前擒人，突然少监王钺猛地喝了一声：“护好皇上！”

这人连连纳气，浑身迅速鼓胀，宽大的衣襟都尽数撕碎，肚皮更是胀得透如薄纸，微微发亮。

这是王钺修行的秘法，引气术。

引气入体，注入每一寸血管和肌肉缝隙，让自己的身子膨胀到极致，原本这一秘术可让自己的肌体变得坚硬而毫无痛觉，只是这样催化之下，显然是要自戕卫道了。

“小心，快后退！”

嘭！

一声巨响震彻奉天殿，这威力化作一道强烈的波震，直接将七名黑衣人逼退了两丈有余。

而后程济借着这道波震一转长袖，朱允炆、杨应能、叶希贤、岳松等二十余人全都消失不见了！整个奉天大殿连带火焰仿佛迅速被他收入袖子之中，四周空空荡荡什么都没有了！

就像一幅画被他轻轻地卷走了。

程济似乎用尽了所有力气，静坐在废墟之上，低眉垂目，面如死灰。

.....

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得目瞪口呆，他们眼睁睁地看着朱允炆等人消失不见！原本光彩华丽的大殿只剩下夜幕下空荡荡的广场。难不成，这眼前不起眼的小小编修真的有什么惊天异能，竟可以混天移地？！那朱允炆等人是逃遁到哪里去了？

尖帽的黑衣人无论如何也不相信，世间会有这样通天的本领，他自己本就

精通阴阳秘术，自问不论是相术、讖术、咒术、蛊术、符术、遁术、魔术、炼丹术、堪輿术、万毕术、鲁班术他都略知一二，这样逆天的术法确实超乎了他的想象。杨应能的诡计、叶希贤的伪装、梅殷的机甲术、程济的道术以及王钺的故意自戕，这一切都训练有素，着实太可疑了，但黑衣人一时间也看不出破绽在哪里，唯有一把揪住程济冷喝道：“他们去哪里了？！”

程济望了一眼黑衣人，嘿嘿笑道：“程济早已随皇上而去，我虽是我，但早已非我，但我知道你是谁，就算你蒙面裹衣，刻意隐藏，我也认得出你的双眼。饿虎之眼，唯独庵老鬼莫属，你不是自诩佛道皆通、万法皆会吗，那不如你来揭开我这个迷局吧！”

说罢，他双目紧闭，一言不发，好似活死人一样。

在余下的时光里，程济被人传言当道士去了，其实他被秘密囚禁了起来，无论遭受什么样惨无人道的刑罚，他始终一言不发。而他的对手道衍，不论怎么穷尽精力，也没有解开这个旷古烁今的迷局。建文帝如何逃遁，去了哪里，也成了永远解不开的历史谜团。

尖帽黑衣人脱下了布罩，露出了一双令人胆寒的饿虎之眼，正是朱棣的军师道衍。他自诩修行百家秘术，设局破局的能力可与刘伯温相提并论，如今这小小的程济死到临头了还向他发出挑战，岂不是螳臂当车？道衍愤意难平，还欲在广场附近看个究竟，但此时火焰越烧越旺，整个皇城都被熊熊烈焰所包围，常人如何还能长待下去。仓促查看无果，无奈只好下令出城。

大火烧了一天一夜方熄灭，朱棣急忙带着道衍进宫搜寻，尤其是朱允炆凭空消失的奉天殿附近，更是仔仔细细地看了个究竟，可这一带除了残留的地基外，什么都没有。朱棣不信邪，叫人掘地三尺，也始终不见任何密道。朱允炆就活生生地在所有高手面前隐遁得无影无踪。

朱棣一时没了主意，他问道衍：“这该如何处理？”

道衍面色阴沉，这个迷局确实令人费解，不过随后他突然笑了起来，他并未正面回答朱棣的问题，而是捻了捻地下的尘土，画了一个简易的五行图，而后徐徐道：“燕王可曾发现，从太祖驾崩至今，天地失常无度，阴阳五行混淆，灾祸也变得无穷无尽。我记得便有，洪武三十二年春，京师地震，江北蝗灾，死伤逾千，损失惨重；洪武三十三年四月，朱允炆赐李景隆玺书及斧钺，渡江

时遇水蛟作乱，舟破尽沉诸江；六月，水淹金华城市，死者又千余人；入秋，承天门无故起火，焚为灰烬。去年以来，常州、溧阳、京师已发生数次地震，锦衣卫、武库接连起火，更有虫灾、水患、狐狼、龙蛇之变接连不断，到了今日，便是连皇城都付之一炬，皇太孙也殒命于大火之中……此不正是五行灾祸横生所致吗？”

朱棣道：“军师的意思是？”

道衍道：“不若顺水推舟！自古凡师出必有名，清君侧、靖国难乃是平乱之举，如今皇太孙毙命，岂不要再立名目，以昭告天下？”他望着眼前化为灰烬的皇宫道：“太祖驾崩以来，皇位接连数年未定，天下五行自然难定，灾祸连连就不足为奇。我观《汉书》中有五行成灾一说，明史自然也该有，现如今这天下大势已定，不如择日昭告天下，皇孙朱允炆遭受五行灾祸，自焚于皇宫中，而国不可一日无君，燕王英武盖世，众望所归，登基之后理应心怀天下，安抚五行之灾！此社稷之福也！”

朱棣恍然大悟，道衍的意思是不让他承认朱允炆的皇帝身份，而后将他的死因归结于治国无能，天下五行灾祸丛生，最终导致自己命丧火海。而他朱棣心忧天下，乃是无奈之下上台主政，并专心治理这天下的五行灾祸，还天下一片晴朗。

朱棣听取了道衍的建议，做了两个重要的决定，一方面暗中派人搜寻朱允炆的下落，大肆缉拿建文余党，同时安排记史官员删除建文年间的相关记录，不承认朱允炆的帝位；另一方面，扩编原本只是负责城门巡逻、火灾扑救的金吾卫，重新打造一支能够对抗五行天灾的特殊军队，抵御连绵不断的五行灾祸，真正担起保卫南京城的重责。

攘内安外之法是道衍给朱棣的开国之策，不过对道衍而言，权力从来不是他追求的目标所在，如何解开建文帝凭空逃遁这个谜团似乎才是心病所在，他需要在有生之年，尽快找到能破解谜底的人！

第二章 饕虫

眼下已是永乐六年的夏至，南京城善和坊，韦宅。

夜色暗沉，厅堂之上挂着一幅发白的观音画像，案桌上一对白烛摇动，照着四处浑噩难辨。

一乡绅模样的中年男子以怪异的姿势被捆绑在长凳上，似是十分痛苦。

一名青衣道士围着长凳来回走动，口中念念有词。

这道士名叫秦明，生得浓眉大眼，须髯浓密，细看之下又有几分说不出的怪异。

他看了一眼板凳上的人，一脸正色道：“韦施主，你这情况有多久了？”

韦二爷道：“有半年了，你看我浑身皆瘦，只有肚子越来越大，尤其是刚才，突然又鼓大了许多。我是不是被饿鬼附身了？”

那人的肚子确实大得像一颗皮球，硬邦邦的有些怪异。

秦明摇摇头道：“施主，你这体内可不是什么饿死鬼，而是生了一种虫！”

“虫子？”

“不错！”秦明解释道，“这是一种很罕见的寄生虫，不知道施主见过蟹奴没有？”

“蟹奴？这又是何物？”

“唐代的《北户录》有记：蟹奴如榆莢，生在蟹腹中，生死不相离。说的是，这蟹奴寄居在螃蟹的腹部，看起来就像螃蟹暴露在外的蟹黄，但其实里面会像霉斑一样生出无数蜿蜒缠绕的根须，触须蔓延到螃蟹的爪子内脏，甚至大脑，不断地吸取精血，让螃蟹渐渐干枯成一具僵尸，直到死了都会在一起。你体内的东西跟蟹奴有几分相似，不过它叫饕虫！”

韦二爷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，惊惧道：“真人莫要吓唬我！”

秦明正色道：“嘿嘿，我可不是在吓你，这饕虫形如蚂蟥，色泽紫红，浑

身都是嘴巴和触手，最喜欢寄生在富贵人家的肚子里。传说饕餮之所以能只入不出，就是因为体内生了大量的饕虫，凡是犯贪吃一罪的人便会寄生饕虫，终身遭受饕餮之苦。恕我直言，韦施主平日里估计有些贪杯吧？”

韦二爷默不作声，富贵人家哪有不锦衣玉食的道理，自己赚了钱不吃不喝又有什么乐趣呢，只是这道士的饕虫一说着实有些匪夷所思，叫他半信半疑。

秦明道：“这样，我用一秘术让你亲自看看这饕虫在你体内的情况，你便清楚了。”

说着，他用手指蘸了下白酒，轻轻地划过韦二爷的肚皮、胳膊、下腿，低声念道：“饕虫饕虫，遇酒显形！出！”果然，一道道猩红色的印子在皮下显了出来，这些印记犹如蔓长的树根一样密密麻麻扩散开来，看上去就像所有的经络血脉都浮现在了表皮上，就像丝瓜络一样，恐怖得令人头皮发麻！

韦二爷“啊”了一声惊叫了出来，他只觉得浑身都开始奇痒无比，这瘙痒遍布全身每一个角落，甚至是自己的指尖和头皮，好像有成千上万的虫子触须在自己的皮下扭动，不停地吸取着他的血肉和真气，直到他最终枯死成一截“木头”。这种感觉真是生不如死！

“啊……”

“现在信了吗？”

韦二爷的头点得跟捣蒜一样，事实就在眼前，由不得他不信。

秦明道：“既然信了，那我就再给你讲讲，这饕虫如果只是吸取人的精血倒也罢了，最可怕的是这虫子会控制你的六识，它会用触须钻进你的大脑，让你像个傀儡一样替它行动、觅食、产卵，如同行尸走肉一般。你还记得前年青州爆发的僵尸案吗？那就是人感染了饕虫，最后只剩下一副皮囊被这些寄生虫所控制，四处游荡觅食，浑浑噩噩不可终日。僵尸失了人性是要害人的，朝廷无奈之下派出金吾卫以火攻之术，将九个村子感染虫毒的村民不分老幼全部焚烧，最后连骨灰都找不到了。韦施主，你恐怕不想步这些人的后尘吧？”

韦二爷已是面无血色，口鼻里更是只有出气没有进气了，他生怕自己多吸一口气，就能让这饕虫多长一分。良久，他终于迸出了一串字：“真人，你一定有取虫的妙法对不对？”

秦明笑了一声，开始不急不慢起来：“贫道自幼修行六壬之术，这取虫倒也有几分把握，不过干我们这行也委实不易，窥破天机，替人消灾，都是要折

阳寿的，施主你看这银两……”

韦二爷直截了当道：“三两纹银，一分钱都不会少你！”

秦明翻了翻眼珠子，坐在板凳上：“韦施主，我这可是救你一命，只值三两吗……”

韦二爷只觉得身上的红色脉络又在蔓延，这触须都快生到脖子上了，再上去那就是脑子了，饕虫一进脑子可就无药可救了。他已是急得火烧屁股：“五两！五两还不够吗？！哎哟，救命啊真人！我保证从今往后，诚心礼佛，不是，诚心入道，只吃素，再也不贪口腹之欲了！”

秦明暗暗发笑，但他依旧掐了掐手指，自言自语道：“唔，还有半炷香，这虫子就要正式进入你大脑了，到那时你便是一具害人的僵尸了，唉，到那时贫道唯有替天行道施法收了你。你说，我是用火符烧了你好呢，还是用镇尸符电住你好呢？”说着，他转了转手掌，竟有一团明亮的火焰闪了出来。

“十两！十两！”韦二爷完全是扯破了喉咙叫喊道，“真人，快给我取虫啊！再不取虫真！要！来！不！及！了！我死了你就一分钱也拿不到了！”

秦明站了起来，拍了下手道：“成交！施主，那钱呢？”

“这都什么时候了！你还想着钱！”韦二爷嘴皮子都在发抖，他朝门外大声喊道，“老王，快从我左床脚靠左的墙缝里的红箱子中的绿匣子里，拿十两银子过来，快！”

躲在门口的一名仆人应了一声，赶紧狂奔出去，过了一阵子又折返回来，将一袋银子当地甩在桌子上，而后人影都没看清，就迅速躲回门口，仿佛多待一会，就要被感染饕虫一样。

秦明见了钱，终于端出一个盖着盖子的铜盆出来了。

“这是五味引，可是贫道用五种珍贵的食材熬制出来的，足足熬了三天三夜呢，贵得叫人心疼！这饕虫最爱吃腥味之物，它一闻这味，就会自己爬出来，这过程可有些不舒服，毕竟是要抽丝断根的，韦施主一会儿要忍着点。”说着，他把铜盆放在韦二爷面前，说道，“施主，深深地吸一口气，感受这来自天地的精华吧。”

揭开盖子，一股恶臭扑鼻而入！

韦二爷只吸了一口，就觉得整个人好像被闷在了夜香桶里，简直是熏得头昏眼花，身体颤抖得像一只疯狂的筛子。他紧闭双目，面容扭曲道：“唔，怎么

这么臭，比茅坑还臭！不行了，这虫子在抽筋了！我感觉要吐出来了！”

秦明道：“要吐出来就对了，来，使劲吸，让虫子闻到这个味道！”他猛地一拍韦二爷的后背，念道：“无垢无污，妙见圆澄！出来吧！”

这人终于抵受不住，哇的一声吐了出来，铜盆里污秽之状更甚，只是这呕吐物中，果真有一物在蠕动！色泽暗红，状如肥硕的蚂蟥，浑身都是嘴巴，更有无数令人恶心的红色丝线蔓延缠绕，极其不堪。

果然是传说中的饕虫！韦二爷见了饕虫，浑身都开始发麻、颤抖、冰凉、眩晕，这真是太震撼了！他怕自己体内还残有虫卵，干脆挣脱了麻绳，用手指拼命抠嗓子眼，直吐得黄胆水一地，双眼冒金星，还不肯停歇，口中还叫嚷着：“可恼可恼！可恶可恶！”而后又趴在墙角一阵抠，一顿吐，最后竟然咣当一声，直接吐晕在地上。

屋内臭气熏天，场面更是不忍直视。秦明哑然失笑道：“韦施主这般猛吐，好比女子临盆产子，身子是清净了，但也吐虚了，该多多休息，银两我收了，顺便帮你把这污秽倒了，省得祸害人！”

韦二爷早已昏厥，自然是一句话也答不出。只有门口的女眷、家丁一个个捂着口鼻大叫道：“真人快去倒了！莫要留着祸害人！可倒远点！最好倒到李富贵家门口去！”

秦明应了一声，便端着铜盆大摇大摆地出了寝房，两侧人皆是退避三舍，无人敢来相送。

门外晚风轻拂修竹，飒飒声应和着溪水潺潺，与屋内污秽相比，当真是天壤之别。

秦明顺手将这铜盆甩进井里，而后撕了假眉毛胡子，露出一张年轻英武的面孔，原来这人年纪不过十六七岁，方才不过是用了一些粗浅的易容术罢了。他浑身神清气爽，喜滋滋地掂了掂钱袋子，笑道：“嘿嘿！一群蠢驴，小爷我略施小计，就稳赚十两，这次又可赌两把了！我这叫劫富济贫，功德无量！”

他正得意着，全然不顾四周情况，突然不远处有人轻轻地咳了一声。

“兄台，还请留步！”

“谁？！”

墙角竹丛里，走出一白衣书生，他的衣服洁净得像是新纺出来的白棉，面皮也是如衣着一般白净，眉清目秀，斯斯文文，人还未靠近，就有一缕桂

子的香气先飘了过来。显然这人衣着虽简单却很讲究，一身衣服都是用干桂花熏过的。

秦明急忙收了银两，眯着眼谨慎道：“小秀才，你刚才叫我？”

那书生不慌不忙，上前作了个揖，恭敬道：“在下东山邹县白齐，还未参加乡试，只能算是个童生，方才我见兄台用妙法救人，心中着实有些好奇。”

秦明不耐烦道：“有什么好奇的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小秀才你快点让开，不要挡道！”

这名叫白齐的书生并没有让步，相反摇了摇头，笑道：“非也！非也！七级浮屠乃是佛教之语，妙见圆澄亦是《楞严经》中关于天趣的描述，十方世界，妙见圆澄，更无尘象一切沉垢，如是一类名善见天。你，佛道不分，恐怕……不是真道士吧。”

秦明冷笑道：“所以说你们是书呆子，这天下有规定道士就不能看佛经吗？三清老道坐莲花，观音不也一样坐莲吗，读书人不要这么古板！走开，走开，不要挡了我的道！”

说着，他便要推开书生离去。

不想，白齐却高声道：“在下以为，你刚才丢的铜盆里根本没有饕虫，对不对？”

秦明脸色一变，陡然提高声音道：“这位爱读书的朋友，屁可以乱放，话可不要乱讲，你哪只眼睛看到没有饕虫了？”

白齐笑道：“你陡然提高音调显然是心虚，这也进一步印证了我的猜测，你最开始让他吃了一些面饼，说先安抚住肚里的饕虫，其实你是在这面饼里加了酒曲，面饼酒曲一到胃里就开始发酵，而后产生酒劲和气体，让他出现腹胀的症状，他便以为自己肚子里真的出现了异物。”

“而后，你的右手食指上抹了刺蛾幼虫的毒粉，再沾了酒化成了毒液，这毒液会通过酒气进入他的皮下，让他浑身冒出红疹，看起来就像蔓延出的红色经络一样，又痒又麻，而且这毒液还能进一步引发肚皮痉挛，让他觉得体内瞬间有无数活物动弹。当然，这最后一步才是最关键，你在铜盆里藏好了事先准备好的道具，一只藏在病变猪肝中的木偶，你故意用臭粪掩盖，就是要让对方尽快呕吐，同时不忍直视盆中的情况，而后你只要等那人一呕吐，再轻轻一踢盆子，把这猪肝木偶弹射出来，这一切就大功告成了，整个过程

是不是这样的？”

白齐眨着眼珠子，精光熠熠，似是等待秦明的肯定。

秦明的脸色已是十分难看，冷言道：“臭书生，眼神倒不错，看来你是解衣？”

古来有以营造虚假之象为生的戏法师、幻象师、幻术师，亦有喜欢拆人戏法的拆解人，这些人自有一套门派，专门以拆人戏法幻象，解密种种机密为生，他们会像剥解衣服一样，将幻象师复杂的戏法一层一层剥开，重新呈现在众人眼前，所以被称为解衣。

解衣一行有大有小，大者解局救世，小者市井娱乐。很多人以为解衣远比设局容易多了，其实也不尽然。比如当年建文帝朱允炆在他的天章六侍的帮助下，上演了惊天动地的大逃杀，直到如今都无人破解，就连高深如姚广孝冥思苦想多年也未有线索，可见高明的秘法是十分难以攻破的。

白齐偷偷观察了秦明一晚上，拆穿其中的作案手法，显然是另有所图。秦明心想若是这名弱不禁风的书生真是解衣，自己必然要给他一顿痛揍，绝不客气！

出乎意料，白齐竟然没有否认，而是点了点头道：“其实不论戏法、傀儡抑或是幻术皆源于道术，都是扭转五行之法，让阴不阴，阳不阳，火不似火，水不像水，超脱你对现实的认知，而解衣之术正是顺应五行，让阴阳虚实归入其位，一切回归有序，二者本是同宗同源之法。只是世间对解衣一法总有偏见，总觉得是拆人台，颇不道德，但却不知解衣亦有门派规矩，若不是对方用于伤天害理之事，我等绝不会随意拆人戏法。”

他的说辞倒是堂堂正正，而且他也没有在韦二爷面前公开破解秦明的戏法，这让秦明的怒火稍稍消除了些。

白齐见此，微微一笑，而后伸手取出一个蓝色钱袋，颇为客气道：“实不相瞒，其实今日在下前来是有事相求。”

“求什么？”

“与君合谋！”

“合谋？”秦明越发地诧异，又问道，“难不成你想学我设戏法？”

白齐否认道：“非也！我专攻破局却无心设局，眼下要你帮我做一件事，不知有没有兴趣？”